

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

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劉山甫 爾朱氏 李仲呂 新昌坊民 裴氏女
夏侯禎 徐煥 羅弘信 李嶠
楚州人

近楚泗之間，有人寄妻及奴婢數人於村落。客游數年，一日歸至。村中長少，相率攜酒訪之，延入共飲，酒酣甚樂。村人唯吹笛為《樂神曲》。殆欲徹曙，忽前舞者為著神下語云：「大王欲與主人相見，合與主人論親情。」此子大驚，呵斥曰：「神道無欺，我且無兒女，與汝何（何原作為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親情？」神曰：「我合聘得君妻，可速莊梳，少頃既來迎娶。」此子大怒，村人各散，以為舞者村人，醉言無識。少頃即天明，忽聞門外馬嘶鳴。此子大怪，欲出自叱之。乃見一胡神，紫衣多髯。身長丈餘，首出牆頭。喚曰：「娘子可發去也。」此子不知所以，其妻於室中仆倒而卒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陷河神

陷河神者，嶺州嶺縣有張翁夫婦，老而無子。翁日往溪谷彩薪以自給。無何，一日，於岩竇間刃傷其指。其血滂注，滴在一石穴中，以木葉塞之而歸。他日復至其所，因抽木葉視之，仍化為一小蛇。翁取於掌中，戲玩移時。此物眷眷（眷眷原作紛紛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然，似有所戀，因截竹貯而懷之。至家則啖以雜肉，如是甚馴擾。經時漸長。一年後，夜盜雞犬而食。二年後，盜羊豕。鄰家頗怪失其所畜，翁緘不言。其後縣令失一蜀馬，尋其跡，入翁之居，迫而訪之，已吞在蛇腹矣。令驚異，因責翁蓄此毒物。翁伏罪，欲殺之。忽一夕，雷電大震，一縣並陷巨湫，渺彌無際，唯張翁夫婦獨存。其後人蛇俱失，因改為陷河縣，曰蛇為張惡子。爾後姚萇游蜀，至梓潼嶺上，息於路旁。有布衣來，謂萇曰：「君宜早還秦，秦人將無主。其康濟者在君乎？」請其氏，曰：「吾張惡子也，他日勿相忘。」萇還後，果稱帝於長安。因命使至蜀，求之弗獲，遂立廟於所見之處，今張公廟是也。僖宗幸蜀日。其神自廟出十餘里，列伏迎駕。白霧之中，彷彿見其形，因解佩劍賜之，祝令效順，指期賊平。駕回，廣贈珍玩，人莫敢窺。王鐸有詩刊石曰：「夜雨龍拋三尺匣。春雲鳳入九重城。」（出《王氏見聞》）

謇宗儒

黔南軍校姓謇者，不記其初名。性鯁直，貧而樂。所居鄰宣父廟，家每食，必先薦之。如是累年。咸通二年，蠻寇侵境，廉使閱兵，擇將未獲。謇忽夢一人，冠服若王者，謂曰：「我則仲尼也。媿君每傾心於吾，吾當助若。乃更名宗儒，自此富貴矣。」既覺，喜而請行，兼請易名。是時人盡難之，忽聞宗儒請行，遂遣之。一戰而大破蠻寇，餘孽皆遁。黔帥表上其功，授朗州刺史。秩滿詣京師，累遷司農卿，賜賚復多。數年卒官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滑能

唐咸通中，翰林待詔滑能，棋品最高。有張生者，年可四十，來請對局。初饒一路，滑生精思久之。方下一子，張隨手應之，或起行庭際。候滑生更下，又隨應之。及黃寇犯關，僖宗幸蜀，滑將赴行在，欲取金州路人，張曰：「不必前適，某非棋客，天帝命我取公棋耳。」滑驚愕，妻子啜泣，奮然而逝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柳晦

柳晦，河東人，少有文學，始以蔭補。咸通末，官至拾遺，因上疏不納，乃去官，廬於終南山。一日入城，訪故友於宣陽裡。忽遇一人求食，晦與之。此人但三嗅而已，晦怪而問之，答曰：「吾陰府掌事者，蒙君設食，深愧於心。君自此三年，當為相。」言訖不見。晦未之信也。及黃巢犯關，求能檄者，或薦晦。巢乃馳騎迎之，逼使為檄。檄達行在，僖宗知晦所作，乃曰：「晦自求退，非朕遺棄。何訛謗之甚耶？」賊平，議不赦。巢命晦為中書舍人，尋授偽相。（出《補錄記傳》）

劉山甫

唐彭城劉山甫，中朝士族也。其父官於嶺外，侍從北歸，舟於青草湖。登岸，見有北方天王祠，因詣之。見廟宇摧頹，香火不續。山甫少有才思。因題詩曰：「坏牆風雨幾經春，草色盈庭一座塵。自是神明無感應，盛衰何得卻由人。」是夜夢為天王所責。自云：「我非天王，南嶽神也，主張此地，何為見侮？」俄而驚覺。網浪暴起，殆欲沉溺，遽起悔過，令撤詩板，然後方定。（出《山甫自序》）

爾朱氏

咸通中，有姓爾朱者，家於巫峽，每歲賈於荊益瞿塘之壩。有白馬神祠，爾朱嘗禱焉。一日，自蜀回，復祀之，忽聞神語曰：「愧子頻年相知，吾將捨此境，故明言與君別爾。」客驚問：「神安適耶？」曰：「吾當為湖南城隍神，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，遂此升擢耳。然天下將亂，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。」爾朱復驚曰：「嗣君誰也？」曰：「唐德尚盛。」客請其諱，神曰：「固不可泄。」客懇求之，乃曰：「昨見天符，但有雙日也。」語竟，不復言。是歲懿皇升遐，僖宗以晉王即位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李仲呂

姑臧李仲呂，咸通末，調授汝之魯山令。為政明練，吏不敢欺。遇旱，請禱群望，皆不應。仲呂乃潔齋，自禱於縣二十里魯山堯祠，以所乘烏馬及騾人張翰為獻。祭畢，將下山，雲霧暴起，及平澤而大雨，僕馬皆暴殞。於是仲呂復設祭，圖僕馬於東壁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新昌坊民

青龍寺西廊近北，有繪釋氏部族曰（曰原作田，據明抄本、許本改。）毗沙門天王者，精新如動，祈請輻湊。有居新昌裡者，因時疫，百骸綿弱，不能勝衣，豎巫莫能療。一日，自言欲從釋氏，因肩置繪壁之下。厚施主僧，服食於寺廡。逾旬，夢有人如天王之狀，持筋類綆，以食病者。復促迫之。咀嚼堅韌，力食表丈，遽覺綿骨木強。又明日能步，又明日能馳，逾月以力聞。先是禁軍懸六鈞弓於門，曰：「能引起半者，倍糧以賜，至滿者又倍之。」民應募，隨引而滿，於是服厚祿以終身。（出《唐闕史》）

裴氏女

唐黃巢之亂，有朝士裴某，挈妻子，南趨漢中。才發京都，其室女暴亡，兵難揮霍，不暇藏瘞。行及洛谷，夜聞其女有言，不見其形。父母詰之，女云：「我為滄水神子強暴，誘我歸其家。其父責怒，以妄殺生人，遽笞之。兼遜謝撫慰，令人送來。而且夕未有所托。且欲隨大人南行，俾拔茅為抱致於箱笥之中，庶以魂識依止。」飲食語言，不異於常。爾後又言已有生處，悲咽告辭而去。

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夏侯禎

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，小山間有祠，曰靈女觀。其像獨一女子焉，低鬟嚙蛾，豔冶而有怨慕之色。祠堂後平地，左右圍數畝，上擢三峰，皆十餘丈，森如太華。父老雲，大中初，斯地忽暴風疾雨，一夕而止，遂有此山。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：「吾商於之女也，帝命有此百里之境。可告鄉里，立祠於前山，山名女靈，吾持來者也。咸通末，縣主簿皇甫枚，因時祭，與友人夏侯禎偕行。祭畢，與禎縱觀。禎獨眷眷不能去，乃索卮酒酌曰：「夏侯禎少年無有匹偶，今者仰睹靈姿，願為廟中掃除之隸，既舍爵乃歸。「其夕，夏侯生恹恹不能寐，若為陰物所中。其僕來告，枚走視之，則目瞪口呆，不能言矣。謂曰：「得非女靈乎？「禎頷之。枚命吏禱之曰：「夏侯禎不勝西望之餘，至有慢言，瀆於神聽，今疾作矣。豈降之罰耶？抑果其請耶？若降之罰，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乎？違好生之德，當專戮之辜，帝豈不降鑿，而使神滋虐於下乎？若果其請，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，播淫佚之風；念張碩而動雲耕，顧交甫而解明珮。若九閻一叫，必貽幃箔不修之責言。況天下多美丈夫，何必是也？神其聽之。「奠訖，夏侯生康豫如故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徐煥

弋陽郡東南，有黑水河，河岸有黑水將軍祠。太和中，薛用弱自儀曹郎出守此郡，為政嚴而不殘。一夕，夢贊者曰：「黑水將軍至。」延之，乃魁岸丈夫，須目雄杰，介金附鞬。既坐，曰：「某頃溺於滋水，自以秉仁義之心，得（得原作未。據漢鈔本改。）展上訴於帝。帝曰：爾陰位方崇，遂授此任郎中可為立祠河上，當保佑斯民。」言許而寤。遂命建祠設祭，水旱災沴，禱之皆應。用弱有葛谿寶劍，復夢求之，遂以為贈。仍剝神前柱，並匣置之，外設小扉，加局銛焉。乾符戊戌歲，大理少卿徐煥，以決獄平允，授弋陽郡。秋七月出京，時方淋瀝，東道泥濘。歷嶠函，度東周，由許蔡，略無霽日。既渡長淮，宿於嘉鹿館，則弋陽之西境也。時方苦雨淒風，徒御多寒色。煥具酒祈之，其夕乃霽。煥由是加敬，每春秋常祀，必躬親之。明年冬十月，賊黨數千人，來攻郡城。煥堅守，城不可拔，乃引兵西入義陽。時有無賴者，以廟劍言於賊裨將。將乃率徒，破柱取去。既而曉出縱掠，氣霧四合，莫知所如。忽遇一樵童，遂執之，令前導。既越山霧開，乃義營張周寨也。卒與賊遇，盡殺之，張周親擒其首，解其劍，復歸諸廟，至今時享不廢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

羅弘信

中和年，魏博帥羅弘信，初為本軍步射小校，掌牧圉之事，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，其地有神祠，俗號白鬚翁。巫有宗千者，忽詣弘信謂曰：「夜來神忽有語，君不久為此地主。」弘信怒曰：「欲危我耶？」他日，復以此言來告，弘信因令密之。不期歲，果有軍變，推弘信為帥。弘信狀貌豐偉，多力善射，雖聲名未振，眾已服之。累加至太尉臨淮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李曉

唐乾寧中，劉昌美為夔州刺史。屬夏潦，峽漲湍險。裡俗云：「灩澦大如馬，瞿塘不可下。」於是行旅輟棹以候之。學士李曉，挈家，自蜀沿流，將之江陵。昌美以水勢正惡，止之。曉忽遽而行，俄爾舟復。一家溺死焉。唯乳嫗一人，隔夜為駭浪推送江岸而蘇。先是永安鹽灶戶陳小奴，棹空船下瞿塘。見崖下有一人，裹四縫帽，著窄白衫，青褲，執鐵棘梨。問曉行程，自云迎候。及乳嫗既蘇，亦言於刺史雲，李學士至一官署上事，朱門白壁，寮吏參賀。又聞雲，此行無乳嫗名，遂送出水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